

字 與 詞

下冊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蔣祖怡著

世界書局印行

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第一輯之二

字
與
詞
下冊

蔣祖怡
蔣伯潛
合著

世界書局印行

自序

我在浙江省各中等學校——舊制四年的中學，五年的師範，新制前三年後三年的初高級中學——教授國文，已二十多年了。這二十多年來，一般中學生國文程度的低落，幾已成爲無可諱言的事實。四五年前我曾爲浙江省教育廳典試中學畢業會考的國文四次，覺得中學畢業生的國文試卷，大有一屆不如一屆之勢。論者往往歸咎於學制的改革，把四年初小，三年高小的期限，縮短了一年。其實，小學縮短了一年，中學已延長了二年；雖然大學的三年預科被廢除了，但這於中學畢業生的程度，是沒有影響的。或謂從前的第一，學生大都是家塾出來的，現在的中學生完全是小學畢業的；家塾可以說是專讀國文的，而且由教師個別教授；小學的學科較繁，花樣較多，學生已不能專攻國文，而且用的是班級教學；這便是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這一說，頗有相當的理由，可是我們平心靜氣地想想：家塾裏讀死書的教學方法——只重背誦，重講解，——比現代小學裏的教學法，優劣如何？家塾裏採用的教本——自千字文、百家姓以至四書五經——現代的小學國語教科書，那一類適合於兒童的學習？即此二端，已足抵消上面所述的那種原

我以為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主要原因，還在於中學本身六年內的國文教學，只重在教師的教，而不重在學生的學，只重在課內的受教，而不重在課外的自學。中等學校的國文授課時間，每週至多不過六七小時；去了二小時作文，只有四五小時了。講授選文，如果貪多求速，每週也可以講授三四篇。但這樣草率了事，囫圇吞棗，學生能完全了解嗎？能完全記誦嗎？不但食而不化，難期應用，怕嚥都來不及嚥下去哩！如果預習、試講、範講、復講、內容和形式的深究，以及默讀、朗讀、背誦、默寫，要樣樣都做到，一週四五小時，怕只能選授一兩篇文章。一學年不過四十多週，六年工夫只讀了二百五十篇到五百篇文章，國文當然不會有長足的進步了。何況大部分學生在教室裏聽講，和坐茶店聽說書一般，有興趣時，眉飛色舞，沒興趣時，便昏昏入睡；下了課，把講義一丟，等到考試時再來臨渴掘井呢！——所以我認為要提高中學生的國文程度，非提倡他們自學不可！非輔導他們自學不可！非養成他們課外閱讀的能力興趣和習慣不可！

可是適宜於中學生課外閱讀的讀物，實在難找。他們得不到適當的讀物，而自由閱讀的興趣又非常強烈，於是大多數學生盡量地閱讀他們自認為有興趣的小說，無論是武俠、神怪、戀愛、偵探等等，無所不閱，結果是無往不迷。雖然看小說於國文也不無小補，但終是所得不償所失。學校當局，或聽其自然，或竭力禁止。禁止固然無效，聽其自然也不是辦法。現在各初中差不多以文心、愛的教育、文章講話、文章作法、詞和句

等，爲學生的課外讀物。可是這一冊，那一冊，各自獨立，並不是按照中學生程度，由淺入深，整套編成的；就各書的形式和內容看，也分不出牠們的深淺。所以甲校定文心爲一年級的讀物，乙校定文心爲二年級的讀物，丙校又定文心爲三年級的讀物，把牠看成萬應靈膏，什麼人什麼病都可貼的了。至於高中，尤其沒有辦法；許多教師只得將孟子、史記、戰國策、通鑑紀事本末，提起筆來，隨便替學生開一張書單子。

「我們得替中學程度的青年編一套適於自學的有系統的課外讀物！」這是近十年來我和朋友們常說的話。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會也曾發此弘願，可是除出了一冊民族文選之外，沒聽說編成什麼書。我雖有此計劃，因爲靠教書過活，工作實在太忙了，時間精力都無暇及此。二十七年春，富陽淪陷，避地來滬；斗室蝨處，忽忽兩年。每和海上故人，浙東舊友，偶然談及，都說我左足既廢，杜門避難，大可趁此閒暇，了彼宿願。去年爲腦病所苦，瀕危者屢，不能執筆。今歲任教大夏大學，乃於課暇奮力工作。至於材料之蒐集，意匠之經營，文字之推敲，則兒子祖怡臂助尤力。陸先生高誼適主世界書局，許爲印行，期以年半，完成全書。不但可以了我十年來的心願，可以藉此硯田筆耕，易米以度難民生活，也可以在我避難上海的一段生活史上，留一個紀念。至於疏漏紕謬之處，還望中等教育界同人，不吝指正！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蔣伯潛序於滬西寓廬。

編輯例言

一、本叢書供初高級中學學生國文課外閱讀及一般程度相當之青年自修國文之用，定名為國文自學輔導叢書。

二、本叢書分一二兩輯：第一輯六冊，供初中三學年用；第二輯六冊，供高中三學年用。各按學生程度，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三、本叢書第一輯共分三組，各自成一圓周：第一二兩冊為一組，以字與詞為中心；第三四兩冊為一組，以章句構造為中心；第五六兩冊為一組，以文體及作風為中心。舉文法、修辭、文體論，及初中學生學習國文之方法，對於國文應具之常識，冶於一爐，並顧到青年學習心理，以增進閱讀興趣為宗旨。

四、本叢書第二輯，每冊自成起訖，第一冊為「駢文與散文」，第二冊為「小說與戲劇」，第三冊為「詩」，第四冊為「詞曲」，第五冊為「諸子」，第六冊為「經」。以文學、子學、經學為經，以文學史、學術史為緯，而文學概論、古書校讀、文藝批評等，均融會於其中。但仍顧到讀者的興趣。

五、本叢書可分可合，如按程度，自始至終，閱完一二兩輯，固可窺其全豹，得中學國文全部知識之概要；即選

讀第一輯之任何一組，或第二輯之任何一冊，亦能各有所得，恰如其分。

六、編者本二十餘年教授中學國文之實際經驗，著述此書，深望各中學教師暨社會人士於試用之後，予以指正，不勝企盼！

字與詞

下冊目錄

第一章	歸途·····	一
第二章	在寒假中·····	一二
第三章	注音符號的來歷·····	二三
第四章	析字藏詞飛白·····	三四
第五章	泛雪探梅·····	四五
第六章	字體的變遷·····	五六
第七章	虛數·····	六六
第八章	回老家去·····	七七
第九章	祖母之喪·····	八九
第十章	節縮省略與文章繁簡·····	一〇〇

第十一章	「了」字的使用法·····	一一〇
第十二章	春季旅行·····	一二三
第十三章	喪事中常用的字與詞·····	一三五
第十四章	語體文中的助詞·····	一四六
第十五章	對偶和聲調·····	一五七
第十六章	所謂訓詁·····	一六七
第十七章	「辭達而已矣」·····	一七七
第十八章	異名·····	一八七
第十九章	文字遊戲·····	一九七
第二十章	別矣杭州·····	二〇九

第一章 歸途

寒假開始的一天，周叔文帶了宗武、宗基和康宗誠，六點半鐘就從湧金門直街周宅動身，到江干趁輪船回去。在輪船公司裏，碰到了孔樂三和章載之等許多熟人。這天，因為杭州各校都放寒假，教師學生，凡是嚴州以下杭州以上沿江一帶地方的人，都是趁這路輪船的。早班船上非常擁擠。幸而杭江鐵路已經通車，舊金華府屬的人，都去趁火車了；那輪船公司又加開了一班，所以早班開出之後，第二班客人就少了許多。叔文的表哥王逸先，是輪船公司的會計，勸他們不要性急，等下一班再去；他們就在公司的會客室裏閒談。載之因為梅東高橋離江干很遠，沒有吃早飯就動身了；樂三、宗誠等四個孩子，歸心如箭，有的不吃早飯，有的沒有吃飽；這時候，都想趁空去買些點心吃。逸先看到這情形，便去叫了一大鍋湯麵來請他們吃。八點多了，他們便辭了逸先，同上輪船。逸先替他們設法，包了一個小房艙，六個人一間，雖然並不寬暢，倒也覺得清靜。船開了，不到二十分鐘，便在閘口靠岸。這裏也有許多客人上船。他們站在房艙門口的欄杆邊，叔文眼快，早看見梅占先先生提着包裹陽傘，跨上船來，忙招呼他到房艙裏坐。孩子們是好動的，都在房艙外面甲板上東立西望；房艙裏只有梅先生和載之、叔文三人。

冬日的晴天是靜穆的。江北岸的秦望山，雖然一起一伏的帶着奔騰之勢向杭州而來，似乎被那座六和塔鎖住了。錢塘江的怒氣似乎也消沉了，黃澄澄的平靜的躺在那裏；只在輪船旁邊激起了些浪花，兩道白沫，斜向後去。水鳥們卻沒有理會這些，遠遠地貼着水緩緩飛翔。天上的白雲，一塊一塊的堆着，不動，也不散。帆船雖然揚着帆，看去似乎浮在水面上並沒有動。孩子們站在甲板上，憑欄遠眺，覺得一切都是靜；只見北岸的山田，禿了頭的樹，披着髮的茅屋，迎着他們的輪船，慢慢走來。輪船機器的震動聲，似乎也並沒有比他們自己恬靜的心房搏動聲來得更強烈。孔樂三道：「這真是所謂『水送山迎，一川如畫』了——我今天才領略到動中之靜的妙趣。」宗誠道：「這輪船好像是不動的；我已不得立刻就到家哩！」宗基道：「我們在中埠上岸，樂三兄在富陽城上岸，第一個上岸的是你，何必這般性急呢？」

孩子們正在閒談，忽然房艙裏那三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宗武正回到房艙裏去喝了茶出來，把嘴裏含着的一口茶笑得從鼻子裏噴出了。他們忙問他：「什麼事這樣好笑？」他道：「梅先生的家住在諸暨，本來是走杭江鐵路的；因為接到他的堂房姪兒的一封信，邀他到富陽去，所以今天改趁輪船了。」宗誠道：「這有什麼好笑呢？」宗武道：「你老是這般性急；我的話還沒說完哩——他老先生的字，不是叫占先嗎？他姪兒給他的信，開首就稱他『先叔』……」宗誠插嘴道：「這並沒有錯呀！」宗武也不理他，繼續說：「他的

姪兒單名叫做梅賢，竟自稱「賢姪」。梅老先生說，現在的青年們不知道注意寫信的稱呼，所以鬧出「先叔」「賢姪」的笑話來。」樂三、宗基也都笑了。宗誠仍是聽不懂。樂三道：「凡是比我們大的人，死了之後，稱呼上都當加一『先』字，如先嚴先兄等；凡是比我們小的人，稱呼他都加一『賢』字，以表客氣，如賢弟、賢姪等。梅老先生的姪兒沒有注意到這些字的用法，所以對活着的叔父稱做『先叔』，自稱『賢姪』，鬧了個大笑話。」宗誠聽了，纔恍然大悟道：「我是個粗心的人，寫起信來，也很容易鬧這類笑話的。」樂三道：「我們這幾個人的名字，寫信時也容易鬧笑話的。譬如稱我做『三兄』，稱你們幾位中的一位做『宗兄』，或『宗弟』，便鬧笑話了。因為我是獨子，並不是行三；宗兄、宗弟，同姓的人，才有這類稱呼。又如你們的大哥、宗貽先生是名號一致的，寫信給他，稱做『宗師』，也是不妥的。」宗誠道：「那末和我同姓的先生應當稱『宗師』了？」樂三道：「不是的。宗師是大衆所共仰的大師，漢代稱博士官爲宗師，清代稱學政爲宗師。宗師的宗和『宗匠』的『宗』字同義，而且你們的名字都是以『宗』字爲排行的，寫信時，當採用你們名字的下一個不同的字，不當採取上一個相同的字。又如許多人的字，上一個用伯仲叔季等字，這是表示他們弟兄輩中的行次的，通信時，不當稱他們作伯兄、仲兄，或伯師、仲師。還有叫做『子某』、『家某』的，叫做『某軒』、『某齋』的，叫做『某如』、『某甫』的，也不當稱他們爲『子姪』、『家叔』、『軒伯』、『齋師』，

「如兄，」「甫弟」的。」宗基道：「我又記起一件故事來了。我們的歷史教員是盧薑齋先生。他說，暑假時接到許多學生的信，有稱他「齋師」的，有稱他「薑師」的，有稱他「盧師」的。稱齋師固然不對；稱薑師又和僵屍的聲音相近，稱盧師又和螺螄的聲音相近；他這姓字真太尷尬了。」宗武道：「寫給先生的信的稱呼倒不難，只要用『夫子大人函丈』好了。」宗基道：「這是舊式的稱呼，不如老老實實地稱他先生，自稱學生。」

叔文這時候，正站在房艙門口，聽他們談話，插嘴道：「先生和學生，是普泛的稱呼；如其是親受業的老師，不如稱他『夫子』，自稱『受業』好。不過夫子這個名詞，古代是婦女對她丈夫的稱呼；例如孟子上說，女子出嫁時，母親囑咐她『無違夫子』，便指她的丈夫而言。所以女學生稱男教師做夫子，似乎也有些不妥當。」宗誠道：「我們現在稱教師都叫做先生，怎麼四舅舅說它太普泛？」叔文道：「先生兩字，在古代也不是專指教師的。如論語說的『有酒食，先生饌』，馬融注：『先生，謂父兄。』至元辨偽錄說的『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言儒門第一』，注云：『元人稱道士爲先生。』這兩種意義，現在是不用的了。又如戰國策衛策說：『乃見梧下先生。』注云：『先生，長者有德之稱。』現在對人通稱的先生，就是這一類。禮記曲禮：『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注云：『先生，老人教學者。』今人稱教師爲先生，便是這一類。——最奇怪的，古

人有單稱「先」的，也有單稱「生」的。如漢書說：「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叔孫先，就是叔孫先生。漢人稱董仲舒爲董生，賈誼爲賈生，其實就是董先生，賈先生。至於學生，本指在學校中肄業的人。後漢書上說，靈帝時，始置鴻都門學生。其後，後輩對前輩，也自稱學生。留青日札載宋陳省華見客，子堯叟等侍立，客不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明清時，翰林見前輩，名帖上自稱侍生，相見時，自稱學生，見稱謂錄。所以稱人先生，自稱學生，是一種普通後輩對前輩的稱呼。樂三道：「今天在輪船上得到許多新知識，真是料想不到的。」

——叔文先生，那末，自稱「弟子」，「門人」或「門生」，怎麼樣呢？叔文道：「你是讀過論語的。」有酒食先生饌的上句，不是「有事弟子服其勞」嗎？弟子本是對於父兄而言的。學生所以對師稱弟子者，儀禮士相見禮的疏裏說：「學生事師，有父子之恩，故稱弟子。」至於門人，也可用以稱學生，如論語說：「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就指孔子的門下弟子。戰國策齊策所說孟嘗君門人公孫戊，那是指孟嘗君門下的食客的。門生和弟子，似乎沒有什麼大分別。不過從前科舉時代，及第的人對他的座主都稱門生。五代時裴諱稱他所舉的進士桑維翰爲門生，可見那時已有這種稱呼了。」

這時，梅先生從房艙裏走了出來，笑道：「你們在輪船裏談考據嗎？」據我所知，門生和弟子是有分別的。後漢書賈逵傳說「拜逵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玄傳說「康成沒，門生相與撰其與諸弟子問

答之詞，依論語作鄭志，都是弟子和門生分別說的。歐陽修集古錄孔宙碑陰跋云：「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宙碑殘缺，其稱弟子者十人，門生四十三人。」我們對親授業的老師，還以自稱弟子爲妥當。而且門下客也可以稱門生。從前官場中趨炎附勢的人往往投靠在達官貴人門下，自稱門生。而守門的人也可以稱門人，如穀梁傳說「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便是一個實例。「叔文道」「經梅老先生一說，格外明白了。我們閱書不多，記性又壞，所以分別不出來了。」載之也出來笑道：「弟子這名稱，也不見得高明吧！」元曲裏不是有這樣一句嗎？「戀着那送舊迎新潑弟子。」可見倡妓也可以稱弟子了。「梅先生也笑道：「上海土話，妓女不也叫先生嗎？」——倡妓之所以稱弟子，我想，是從戲子轉來的。唐玄宗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這是戲子稱弟子的起原。「載之道：「梅先生說得不錯，宋朝程大昌演繁露裏說宋人稱女優爲弟子，便是因此。到了元朝，便稱妓女爲弟子了。」樂三道：「梅先生，章先生，我們對老師自稱受業，大概是傳受學業的意思了；這稱呼有無所本？」載之道：「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的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受業二字所本。業是大板。古代沒有紙，以竹簡木板代紙用。所以有學業，受業，卒業等語。」宗武道：「章老師，我們寫信給老師，爲什麼用函丈二字？」載之道：「這是出於禮記的。曲禮云：『席間函丈。』」注云：「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函丈就是講席的意思。

照古人寫信的格式，開首往往說：『某某再拜，奉書於某某師函丈。』現在把『某某再拜奉書於』幾個字省去了，所以但稱『某某師函丈』，或『夫子大人函丈』了。『樂三道：「文言文的信，往往稱大人，怕也有限制的吧？」叔文道：「大人，以用於尊長爲宜。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此以大人稱其父。漢書淮陽憲王傳：『王遇大人益懈。』此以大人稱其母。又疏廣傳：『受叩頭曰，從大人議。』此以大人稱其叔。柳宗元謂劉禹錫母，『恐無辭以白其大人。』此以大人稱其友之母。以此類推，則對尊長及業師常稱大人了。至於平輩，從前雖有『仁兄大人』等稱呼，我卻認爲不必如此客氣。』宗武又道：『我們寫信給父母，稱『膝下』。這稱呼有無所本？』梅先生道：『孝經說：『故親生之膝下。』注云：『膝下，謂孩幼之時也。』膝下二字本此。唐書高宗本紀，言太宗命高宗游觀習射，高宗云：『願得奉至尊，居膝下。』此對父稱膝下。』謂錄引宋洪皓使金上母書云：『皓遠違膝下。』此對母稱膝下。所以這二字只限於對父母用。對其餘的尊長，可稱『尊前。』』宗誠道：『那末『閣下』『足下』呢？』載之道：『閣，亦作闕，古時候，三公開闕，郡守比古之諸侯，也有闕。書函中不敢直指其人，故稱閣下以表敬意。這二字本專用於尊貴，後來朋友中也通用了。至於『足下』，異苑以爲起於春秋時晉文公，因功臣介之推，返國後隱於綿山，文公求之，不出，乃燒其山。不料介之推竟抱樹焚死，文公遂伐此木爲屐，每值思念，必頓足曰：『悲乎足下。』我想，這是附會的下拜，則伏

於足下；所以書函開首說再拜奉書於某某足下。這稱呼，戰國時蘇代樂毅給燕王的信上已用着它了。

宗誠道：「我看見別人寫信，也有用什麼鑒，什麼覽的，這些又有什麼講究呢？」叔文道：「大概對比我大的或平輩，用『鑒』；對比我小的，用『覽』。上面那一個字，也因人而異。如『助鑒』，用於做官的；『道鑒』，用於有學問修養的；『鈞鑒』，用於掌權的；『文覽』，用於文人；『英覽』，用於年青的人。還有對於有學問的人用『史席』；對於教書的人用『講席』；對於著述的人用『撰席』；對於有父母喪的人用『苦次』；對於有修養道德的人又可用『有道』；對於文人用『文几』；對於武人用『麾下』；對於女人用『妝右』。花樣是很多的。寫語體文的信，這些花樣，便都可省去。但是『親愛的』三字，用的時候也得小心，你們現在是男女同學的，男女同學之間通信，這三字便不能用了。」說得他們都大笑起來。叔文又道：『文言文的信，末了還得請安祝好，這也有種種的花樣。如對父母尊親，多用『金安』、『福安』；對老師，多用『誨安』、『鐸安』；對做官的人多用『助安』、『助祺』、『助綏』；對直接的上司，多用『鈞安』；對有學問修養的人，多用『道安』、『撰祺』、『著祺』；對做生意的人，多用『籌安』；對行醫的人，多用『壺安』。而且下用『安』字，則上云『此請』；下用『祺』字，『綏』字，則上云『此頌』。至於比對我們小的，也可以用『此問近好』、『順祝學行孟』等語。又有因時令而異的，如春日春安，夏日簪祺，秋日秋綏，冬日爐安；過年的時候